

明初 大移民

黄河三角洲
系列长篇小说
古代篇

陈光军 陈芮伊 著

问我祖先来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

中国第一部全面描写明朝洪武、建文、永乐
年间大移民的长篇历史小说

山东教育出版社

明初 大移民

古代篇

黄河三角洲系列长篇小说

陈光军 陈芮伊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初大移民/陈光军,陈芮伊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黄河三角洲系列长篇小说)

ISBN 978-7-5328-8076-8

I. ①明… II. ①陈…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1031 号

明初大移民

陈光军 陈芮伊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29 印张

字 数: 51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8076-8

定 价: 49.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4-2671218

目 录

第一章	皇家冲突	(001)
第二章	力主移民	(012)
第三章	打入死牢	(025)
第四章	刑场惊魂	(036)
第五章	家国难全	(050)
第六章	明枪暗箭	(063)
第七章	走进民间	(074)
第八章	拦轿喊冤	(086)
第九章	筹措经费	(097)
第十章	何罪之有	(109)
第十一章	惩治奸臣	(119)
第十二章	中原察访	(129)
第十三章	巧遇恩师	(143)
第十四章	狗仗官势	(156)
第十五章	突遇水匪	(169)
第十六章	微服私访	(180)
第十七章	舍命护驾	(191)
第十八章	千里迁徙	(203)
第十九章	大河决口	(215)

第二十章	颠倒黑白	(225)
第二十一章	削职为民	(238)
第二十二章	不甘堕落	(249)
第二十三章	初做盐商	(261)
第二十四章	旧恨新仇	(272)
第二十五章	奇货可居	(284)
第二十六章	神算海啸	(296)
第二十七章	兴办义学	(309)
第二十八章	熬波煮海	(322)
第二十九章	玉盐风靡	(333)
第三十章	重回京城	(344)
第三十一章	寻找子瑜	(355)
第三十二章	清河漕运	(365)
第三十三章	智除盐枭	(378)
第三十四章	覬见新皇	(391)
第三十五章	制止械斗	(404)
第三十六章	血洒铁门	(418)
第三十七章	江山易主	(430)
第三十八章	任重道远	(446)
后 记		(460)

第一章 皇家冲突

大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元旦，南京皇宫旗仗林立，鼓乐高奏。奉天门外，穿戴簇新的文武官员肃立。“啪——啪——啪——”三声静鞭响过，奉天门的大门缓缓开启，黄瓦朱檐、玉阶彤庭的金銮殿——奉天殿矗立在人们眼前。

明朝，一年当中有三个重要节日——冬至、元旦、万寿，这三大节日，皇帝都要举行大朝仪。元旦即后世的大年初一，这天，民间各地都在贴春联、放鞭炮、舞狮子、跳钟馗，更少不了那名目繁多的祭祀之礼，人们祭祀祖先，祭祀天神、日神、月神、风神、雨神、土神、河神等等形形色色的神。

“四品官以上者入殿！皇亲国戚入殿！特命觐见者入殿！”赞礼官拖着长音高呼道。肃立的人群中，一些人开始向奉天殿迈步前行。

奉天殿里，那张硕大的龙椅也和南京城的官民一样，聆听了鞭炮齐鸣的一夜喧嚣，此刻，正龙腾栩栩，在等待着一个大人物、一个大礼仪的到来。“啪——啪——啪——”又是静鞭三响，一名赞礼官站在奉天殿阶前，高声道：“吾皇升座——百官朝贺——”

洪武皇帝朱元璋头戴帝冕，身着袞服，缓缓登上了高高的金銮宝座。但见朱元璋脸长鼻翘，眉毛浓粗，嘴大且宽，颞部突出，不过，却是春风满面，两眼炯炯发光。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以吏部尚书魏廷伦、户部尚书徐硕、工部尚书马荻以及其他尚书为首，文武百官穿着盛装朝服俯伏叩拜，山呼万岁，呼声响彻大殿内外。

朱元璋端坐在龙椅之上，环视拜贺的百官，习惯性地摸摸皇冠和皇袍，缓缓道：“众卿平身！”他虽已年届花甲，但声音依然中气十足，清晰洪亮。群臣

面向圣上，分文左武右侍立。赞礼官高声唱道：“致贺词！”随即，户部尚书徐硕代表百官在丹陛中间跪下，致词道：“兹遇正旦，三阳开泰，万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纳佑，奉天永昌。吾皇秉国二十一年来，英明神武，心系万民……”

随着赞礼官的唱喊，又是好一阵俯拜之礼，然后，朱元璋朗声说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如今，我大明朝国泰民安，河清海晏，物产丰盈，万国朝贡。今日，朕、尔等与天下官民共庆新春正旦，同享盛世华年，可谓普天同欢。”

魏廷伦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金色木盒出班奏道：“启禀皇上，缅甸宣慰司献来的那块缅甸玉石，经精雕细琢，已琢成皇帝大玺，可喜可贺！”

朱元璋从贴身太监聂公公手中接过玉玺左看右瞧，只见玉玺晶莹剔透，润泽透明，大为高兴，连声夸好。

正在朱元璋观瞧玉玺之时，一个官员双手托着一尊一尺来高的碧绿玛瑙树走上前来，跪下，道：“启禀皇上，微臣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同知张伦，敬献玲珑剔透、养目怡人之玛瑙五谷树一尊。《黄帝内经》中有‘五谷为养’之说，依微臣愚见，养民离不开稻麦黍稷菽，安国亦如此。如今春天即到，万物复苏，谨以此树之茂，恭祝吾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还未等朱元璋开口，只听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声，又一名官员手持一幅帛画站了出来，他将画展开，说道：“启禀皇上，微臣山西平阳知府司徒荃敬献帛画一幅。此画名为《人丁兴盛图》。吾皇施德政、行仁政于民，故而尧天舜日，威服四海，尤其自移民国策实施以来，全国各地人丁兴盛，村村含烟，那首‘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盛行于中原大地。此实为吾皇英明，百姓之福啊！”

坐在龙椅上的朱元璋眼中颇带欣赏之色，频频颌首，说道：“诸位爱卿所献朕甚是喜欢，所言亦确有道理。自我大明开国，已达二十一年，自始至终，朕无日不用心治事，以求国家太平，人民安乐。”

朱元璋喝了一口宦官递过来的茗茶，道：“众卿知晓，朕出身寒微，亲历田园，了解民间疾苦，深知四民之中，惟农最苦，亦知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洪武初年，为了尽快改变中原各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民无宁居，耕稼尽废的局面，朕雷厉风行，采取了移民国策，将山西等地之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地少之所移到人少地多之处，与民休养生息，故而如今户口增，田野辟，粮食足。此绩诸位爱卿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祈愿今后吾朝民殷财阜，祥风时雨，日月双轮，永佑大明！”

一千人等全跪于地上，同声呼道：“民殷财阜，祥风时雨，日月双轮，永佑



大明!”

朱元璋环视众人，笑道：“众卿平身。”殿中文武百官谢恩起身。

坐在高高龙椅上的朱元璋接着说道：“本朝翰林朱右编有《八先生文集》，自此遂有唐宋八大家之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诸位爱卿皆乃国士风范，如今我大明主清臣贤，实是国之幸事。虽说大明不是以武治天下，但朕的江山也是在马背上得来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这新春正旦、万象更新之日，朕拟命太子朱标等十几位皇子、义子，在众卿面前逐鹿皇家猎场，以扬我天家之威。”

众皇子、义子在太子朱标的带领下，磕头谢恩。年仅十一岁的皇孙、太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也站了出来，向高高在上的洪武说道：“皇祖父，我也要骑马，逐鹿！”

朱元璋示意聂公公将朱允炆领到他的身边，爱怜地抚摸着少年的头，说道：“皇孙，你还小，等过几年，皇爷爷也要让你上场。”朱允炆懂事地点点头。

金銮宝座下，一班皇子眼神之中，却微有不服之色，四皇子朱棣更是神情严峻……

山峦叠嶂，马蹄声声，六匹骏马飞驰在蜿蜒的山道上。骏马驰过之处，溅起黄尘飞扬。

长江横亘在眼前，把几个官员模样的人挡了下来。其中一人眼神中露出焦虑神色，他看看日头，失望道：“大朝仪已经开始，本官与你等赶不上今年的盛典了。”

此人名叫梁弘岳，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五官端正，鼻梁高挺，目光锐利，仪表堂堂。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是正五品官员，现任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户部下设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山东、山西等十四司，每司设有郎中，大约相当于如今中央各部委的司长。每司除主管对应省份的相关事务外，还各有兼管，譬如山东司就兼稽青州、德州驻防俸饷、东三省兵精出纳以及各处盐课。

“梁大人，你是受皇上钦命到各地巡视盐务的，即便赶不上盛典，皇上也不会怪罪你的。”正六品的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郭晗说道。

梁弘岳心有不甘：“我知道皇上不会怪罪于我，不过，既然特命觐见，不是想趁皇上高兴，在盛典上提出移民事务吗？”

郭晗叹口气：“梁大人，你太固执了。户部山东清吏司有两名郎中，你以盐务为主，可以说，是直接负责全国盐务事宜的最高官员，作为盐官，你管的哪

门子移民之事啊！”

多雨的江南，冬季偏是晴朗的日子居多。此刻，皇家猎场暖阳普照，漫过高高的树梢，阳光斜斜地落在千皇家人马身上，落在早已枯萎了的干草之上。

马蹄杂沓，马儿狂嘶，一面绣着金龙的黄色大旗猎猎飘扬。大旗下，朱元璋骑在一匹骏马上，一身戎装，头顶鎏金盔，手持震天弓，身旁护有众多御前侍卫。虽然他已是花甲之年，却仍有当年英姿，气宇轩昂。魏廷伦、徐硕、马获以及其他官员驱马立于一侧，众皇子、太子立于另一侧。今天参与比赛的有太子朱标、秦王朱棣、晋王朱櫓、燕王朱棣、周王朱橚、楚王朱桨、齐王朱榑和沐英、徐司马等数位义子。

朱元璋一到皇家猎场，就显得意兴盎然，他挥挥手，让皇子、义子围拢到他的跟前，说道：“朕昔日栉风沐雨，戎马半生，经过二十年征战，一举荡平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等群雄，赶走元顺帝，推翻元朝，大明基业由此开创，那是何等的潇洒畅快、意气风发。然创业难，守业更难，后世子孙生长深宫，富贵有余，武风不足，看看你们，一个个太过文弱，独缺为父当年横刀立马、气吞河山的气概。”然后，他手指朱标：“太子，你说为父讲得有无道理？敢不敢和为父比上一比？”

朱标温和儒雅，满脸书卷之气，诺诺道：“父皇南征北战，横刀立马，指点江山，儿臣只是一介书生，岂敢与父皇相比？”

燕王朱棣一拍马股，趋前几步，铿锵有力地说道：“皇兄谨慎了。父皇抚治天下，日理万机，难得有此成命，尤其封建一方的各位儿臣，今日伴驾更是机遇难得，吾等尽快策马弯弓，鏖兵猎场，一展龙骨雄姿吧！”

这四皇子朱棣，中等偏上身材，精明干练。朱元璋一生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以及小儿子朱橚早夭外，其余二十四个儿子先后封王就藩。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朱棣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当若干年后朱棣夺朱允炆位成为皇帝，他出生时的情景被描绘成“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阙，连日不散”。这当然是虚妄的杜撰，真正伴随那啼哭之声的，只有硝烟战火。这个第四子呱呱坠地的同时，前线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的告急文书。军情紧急，朱元璋甚至对新生儿子来不及看上一眼，就匆匆走上了前线。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基了，才祭告太庙，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次曰棣、曰櫓、曰棣、曰橚、曰桨、曰榑……这时，朱棣已经八岁了。洪武十三年，年仅二十岁的朱棣带着亲兵爱将、眷属幕僚就藩北平，自那时起就难得



回京一次。

此次，看到父皇、皇兄皇弟集聚得这么齐全，他心神不宁，当年，据说父皇曾有意立征讨安邦、威伏四夷，才识、风姿都强过长子的自己为太子，但朝臣十之八九反对，无奈父皇拘泥古制成法，立嫡不立贤。从此，他与帝梦失之交臂。每念及此，朱棣的心便隐隐作痛。

“哈哈哈哈……”朱元璋哈哈大笑，举着一把弓箭说：“好！棣儿说得好，有为父风范！咱大明朝的天下是父皇和前辈们在马背上打下来的，你们今天就在马背上，射杀金毛鹿。只是，今天只有一只金毛鹿，猎场草深林密，故而不仅要有好的骑技、射术，还要有好的眼力、心术。各位皇儿，朕宣布，谁射得此鹿，这把唐朝薛仁贵征东时用过的震天弓，就赏赐于谁。”

“儿臣遵旨！”一干皇子、义子拱手相应，他们跃跃欲试，都想独占鳌头。

“释放金毛鹿！”徐硕大声命令道。几个御前侍卫将一只体型硕大的金毛鹿从鹿笼中放出。金毛鹿拔腿便跑。

秦王朱棣道：“皇弟，快看，那鹿斑艳丽得像金色云朵，那鹿角高耸得像腾空彩虹，谁射到，今年一定会鸿运高照的！”

晋王朱橚说：“对，皇兄，宁舍百镒金，不舍一年春，春天要来了，射到它，会讨个好彩头呢！”

周王朱橚摆摆手：“两位皇兄，别争了，它是我的。”

说话间，金毛鹿跑得只剩下一点影子。

“朕命令，出发——”朱元璋令声才落，早已列队排好的皇子、义子如箭般飞出。

只见朱棣双腿一磕马肚，纵马急驰而去。飞奔中，他豪气干云地大喊道：“且看今日猎场，是孰人天下？”

长号劲吹，战鼓猛擂。场上诸子奋力驰骋，场内一众宦官和侍卫也没有闲着，他们把竞争的声势造得十足。冬日暖阳下的皇家猎场，顿时充满了腾腾杀机。

诸子的坐骑都是千中选一的好马，一时难分高下。

金毛鹿像一束跳跃的火焰，没命地奔跑，那火焰在猎场里一蹿一跳，像一块红绸在快速抖动。但它再快，却也快不过疾驰的骏马，一会儿工夫，它就要被十几人的马队追上。正当有射手搭弓，待射出手中之箭时，它机敏地在一片草丛中一个急停，拐弯，便向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众皇子、义子失去了目标，纷纷停下马匹，在草丛中四处观望。只有朱标、朱棣始终盯准目标，他两人策马向金毛鹿追去。

朱棣岂能容这尤物逃脱，他用右手打马屁股一下，马跟着金毛鹿在没膝的草丛中兜起了圈子。听着后面疾驰的马蹄声，他慢慢回头一看，见只有朱标一人追来，心中顿时一凛。他慢慢拉动缰绳，让马略微慢下来，从怀中掏出一支细锥，待朱标的坐骑驶过的刹那，他猛刺马股一针，那马突遇剧痛，嗷嗷地惨嘶几声，受了惊，遂带着朱标一路狂奔而去。

猎场中巡视的几个侍卫突见太子的坐骑边嘶鸣边狂奔，知道马受了惊，遂紧追不舍，待马几乎冲下一个悬崖时，几人舍命横马将太子马匹拦下，一个侍卫滚鞍落马，勒住了马的缰绳。脸色惨白的朱标跳下马，瘫在草丛中大口喘着粗气。

几个侍卫也跳下马，跪下，气喘吁吁地磕头：“小的罪大恶极，太子殿下受惊了！”

心地善良的朱标惊魂甫定，揉着胸脯说道：“你们非但无罪，而且有功，我要重赏。只是，只是这马怎么突然受惊了呢？”他百思不解。

休息了一会儿，太子从草地上站了起来。一个侍卫禀道：“太子，小的与您牵马走吧？”话刚说完，朱标已跳上马匹：“不用，尔等随我一起去寻找那只金毛鹿。”

远远地，朱标看到朱棣在草丛中策马寻找，他骑马来到朱棣跟前，大声问：“皇弟，怎么，还没射到金毛鹿？”

心怀鬼胎的朱棣瞥了一眼朱标，眼中充满了蔑视与怨恨，但又惊慌不止，他不知道朱标是不是了解了马匹受惊的原因，如果真让朱标弄清真相，他再向父皇禀报，落一个谋害太子之罪，那自己只有死路一条。想着想着，大冬天里，他的冷汗溢满额头。

朱标见朱棣满头是汗，遂关切地问道：“皇弟，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可别冻坏身子。”

看着朱标和蔼的目光，朱棣猛然放下心来。唉，皇兄啊，你真是个好人，不过，生性忠厚、胸无城府，做不了好皇帝啊。想罢，他对朱标说：“谢谢皇兄关爱，我没事，方才跑得猛了一些。我看你策马向远处找寻金毛鹿，找到了吗？”

朱标本想把马匹受惊的事告诉朱棣，再一想，这也不是什么英雄之举，便没再说什么，只是与朱棣相约，一起找寻金毛鹿。

朱标、朱棣并肩策马慢行，突然，前面草丛一阵骚动，隐藏着的金毛鹿飞也似的向远处蹿去。两人见状，毫不怠慢，拍马并行向金毛鹿追去。

毕竟鹿的气力远小于马匹，朱标、朱棣兄弟眼见金毛鹿跑起来开始吃力，



各反手从背上抽出一支箭，搭箭在弦，紧盯目标，就要射箭。

看着那像一束跳跃火焰的金毛鹿，即将射出长箭的朱标突生恻隐之心，朱棣却屏息凝神，瞄准目标，嗖地射出手中之箭。那箭和着风声，带着箫音，风驰电掣、逐日追风般直刺向已经转了弯的金毛鹿脖颈。顿时，金毛鹿前蹄一栽，翻倒在地。接着，便又传来一声凄厉地惨叫：“啊……”

金毛鹿翻倒在地的瞬间，朱标大声赞道：“皇弟好箭……”“法”字未出口，情知猝然生变。

朱标、朱棣和几个侍卫快马向金毛鹿和传来惨叫的方向奔去。待来到跟前，却发现一匹马的旁边，躺着一个人，箭插在他的大腿上。朱标慌忙跳下马来，俯下身，定睛一看：“啊！这不是梁弘岳梁大人吗？”

两人大惊失色，却不知是怎么回事。朱棣想，怎么射死了金毛鹿，那箭还射到了人身上？

朱棣急忙道歉：“梁大人，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脸色苍白的梁弘岳坐起来，说道：“燕王，臣不怪你。”他一把将箭从自己的腿上拔出。

这时，朱元璋等大队人马都赶了过来。看到跪在地上却大腿血流如注的梁弘岳和躺在地上的金毛鹿，朱元璋大惑不解。但他此刻未问别的，只是大声喊道：“王太医，快，包扎！”

“臣在！”说着，王太医快步跑了过来。梁弘岳艰难地挣扎着向皇上磕头，被朱元璋制止。

在太医为梁弘岳包扎的过程中，朱棣向朱元璋汇报了皇兄射杀金毛鹿，而自己却误伤了梁弘岳的经过。

朱元璋听说是朱标射杀了金毛鹿，非常高兴。朱元璋关心朱标，甚于其他几个皇子，这不是舐犊之情，而是因为朱标是太子，是大明朝的接班人。

“朕说过，今天射杀金毛鹿者，朕将把这把震天弓赏赐于他，现在，这把弓属于太子了。”面对诸皇子和大臣，朱元璋举着他手中的震天弓大声宣布。朱标想解释什么，却被朱元璋摆手制止。然后，朱元璋面向朱棣，责备道：“看看你，不但未能射杀金毛鹿，而且还射伤了梁爱卿。你‘麋兵猎场，一展龙骨雄姿’的豪言壮语哪去了？啊！”

朱棣低头无语。朱元璋不再理睬朱棣，面向朱标，朗声道：“来，标儿，接弓！”

朱标向前迈一步，奏道：“父皇虽是金口玉言，但儿臣不得不说，自己根本没有将箭射出，也就是说，射杀金毛鹿不是儿臣所为，而是皇弟朱棣的功劳。这一箭，因皇弟用力过猛，箭从鹿的脖颈穿过后，又顺势刺入了正在巡查的梁

大人腿上，这才误伤了梁大人。”

朱元璋大为吃惊，质问朱标道：“你为什么没有射出箭？”

朱标神情严肃地奏道：“父皇，春天即将来临，恰逢兽类怀胎妊娠之际，儿臣实在不忍心猎杀它。况且，儿臣亦不想与皇弟争长论短，锱铢较量。”

朱元璋勃然大怒：“你就这样言不由衷？！你就这样当大明的储君？！”

朱标申辩说：“儿臣以为，立国应以仁为本，上古贤王尧帝捕猎时，网开一面，为生灵留一线生机，实乃有好生之德，万望父皇以尧舜为师表……”

还未等朱标把话说完，朱元璋猛然将手中的弓箭摔到地下，大发雷霆：“你是皇帝还是朕是皇帝？这些话，还是等你当了皇帝以后再说吧！来人，给朕掌嘴。”

面对震怒的皇上，百官和侍卫都不知所措。朱元璋暴跳如雷，咆哮道：“怎么，人都死绝了吗？来人，掌嘴。”冒犯龙颜的朱标猛地跪下，一个宦官走上前来，抡开巴掌在朱标脸上扇了起来。

已被包扎好伤口的梁弘岳见事情闹大，也跪了下来，磕头道：“微臣有罪，影响了皇家亲情。皇上，请饶恕太子吧。”

看着自己格外喜欢的重臣梁弘岳，看着口鼻中鲜血直流的太子，朱元璋深吸一口气，脸色稍缓，摆摆手，对还在掌嘴的宦官说道：“看在梁爱卿的面上，不要打了。”转身又问梁弘岳：“梁爱卿，你不是去各地巡视盐务了吗，回来了？”

梁弘岳奏道：“启禀皇上，微臣此刻刚刚回京，还未及向皇上请安。一个多月来，臣按着皇上意旨，带人走遍了两淮、两浙、福建、河东、长芦、山东等六个都转运盐使司，最近刚从中原一路行来，历经真定、河间、大名、东昌、济南五府，看到大地满目荒凉，赤地千里，人民丧亡，皇上，中原还需要移民啊……”

正在气头上的朱元璋脸色又变，狂啸道：“你，你也住口！”

元旦日的一场狩猎，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十里秦淮最美的地方在夫子庙、文德桥、乌衣巷一带。天渐渐黑了下来，街路上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舞狮子的，踩高跷的，跑旱船的，扭秧歌的，耍龙灯的，打少林拳的……应有尽有。几个孩子一手举着鞭炮，一手拿香，将鞭炮点燃后，不管不顾地扔出去，他们高兴了，却吓得穿红戴绿的女人们大呼小叫，花容失色。

和这些兴高采烈过年的人们相比，街上，还时常走过一些流民、乞丐。

梁弘岳府邸大门外，夫人袁紫雪站立门口往远处眺望，一侧，一个女子抱



着梁家年仅三岁的幼子梁子瑜。仆人常栓和另一个丫环也跟在后面。

这抱孩子的女子叫铁莹，是都督府断事铁铉的妹妹，十七八岁的样子，俊俏的脸上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像一朵含苞待放的出水芙蓉，纯净、稚嫩、清新，纤尘不染。

铁莹道：“姐姐，咱回屋吧，这大冬天的，别冻坏了身子。”

袁紫雪笑着抚摸铁莹的脸蛋：“姐姐没事，可别把你这自小生长在烟雨江南、莺花丛中的俏女子，给冻坏了啊。”铁莹道：“姐姐就会拿我开玩笑。”

袁紫雪道：“真要冻坏了，你哥哥铁铉大人可饶不了我。”

铁莹有些撒娇地说：“姐姐——”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常栓搭话道：“是啊，夫人，郭大人不是说梁大人已回到京城，去猎场了吗，恐怕不多会儿就回来了。”

袁紫雪脸现欣慰之色：“弘岳应该快回来了，常栓，你带人到皇家猎场，去接接大人。”

常栓道：“是，夫人。”回身向院内跑去。

铁莹逗小子瑜：“子瑜，想爹了吗？”

梁子瑜道：“想，我要爹教我背唐诗，我还要骑大马。”

街道上，一顶绿呢官轿抬了过来。“让开！让开！别挡着大人的路！”官轿前，常栓边走边喊。只听轿子里的梁弘岳似乎在咬着牙说：“常栓，不要乱喊，以免影响百姓过年的心情。”太医做了简单包扎后，他们正在往家赶。

“梁大人，小的不是怕你腿疼，想赶紧回府嘛。”常栓回道。

好不容易走出了人多的地方，正行进着，突然，前面一家商铺门口却传来吵吵嚷嚷、哭天喊地的声音。待轿子走近，梁弘岳掀开轿帘，却看到，在一个叫做两淮盐铺的盐店门口，二十几个官兵正在驱赶十几个难民模样的人。

“滚！滚！不要在京城乞讨！”“哪来的刁民，居然敢和官人顶嘴，活得不耐烦了！”官兵们七嘴八舌，对这些人怒骂不止，并用鞭子抽打他们。一个女人被踹倒在地，怀里的孩子哇哇大哭起来。

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被官兵一推，跌在路旁，他爬起来，猛地抓住一个兵丁的袄领子，大声质问道：“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打人？难道你们官家不管百姓死活吗？”话里透出一股山西味儿。

轿子里的梁弘岳坐不住了：“停轿！”常栓劝说道：“大人的腿受了伤，咱还是紧着回府吧？”

几个轿夫没有停住脚步，梁弘岳有些发火：“我说话你们没听见吗？快停轿！”

梁弘岳在常栓的搀扶下忍痛走下轿来。官兵们虽不认识梁弘岳，但他们却认得官轿，知道这位官员职位不低。刚才凶神恶煞般的这群人纷纷跪拜道：“卑职参见大人。”“小人参见大官人。”

梁弘岳皱着眉头问：“怎么回事？”还没等带队的官员说话，那些人先是跪下磕头，然后，站起来把梁弘岳围上了。那个三十来岁的人怯生生地说道：“大人，我们不是乞丐，更不是刁民，而是从山东来的难民。”

梁弘岳疑惑：“从山东来的难民？我怎么听着你们话音里有山西味儿啊？”

这个男人说：“大人好耳力，不错，我们原是山西洪洞县人，洪武二年，被官军强迫移民到山东东昌府，后又迁到济南府利津县。”

梁弘岳眼睛一亮：“你们来自利津县？”

“是啊大人。可利津这几年要么蝗灾，要么干旱，再不然就是大清河决口，地里没啥收成。本来我们三家是农民、盐民，可秋天一场狂风大浪的海啸，把庄稼、盐池冲得一干二净，实在没有活路了，又不能回山西，便几家约定到大运河上找点运粮、运盐的营生。谁成想，活没找到，却流落到了这京城里。两个多月了，今天这里打短工，明天那里干零活，这不，如今想在这盐店找点活干。”

盐店老板模样的人赶紧跪下，诺诺道：“大人赎罪，不是我不想用他们，实在是这大冬天的，我熟悉的盐场大多已停工，河道也冻上了，我这小店本来就人满为患，真的无法收留他们。”

“那你就叫来官兵打人？”梁弘岳喝问道。

“冤枉啊！大人明察，这些官爷是恰巧路过这里的。”店老板大呼冤枉。

梁弘岳不再理睬店老板，更不理睬仍然跪在地上的官兵。听这人说来自山东利津，他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兄姐。十九年前，如狼似虎的官兵把他家围在了洪洞大槐树下，正待绑了迁走时，早就格外喜爱他的当地大财主梁秉昆使钱疏通官府大人，将他留了下来，收为养子，父母兄姐被迫迁出。童年时的他只知父亲叫李汝成，哥哥叫太行，自己叫太岳，姐姐叫小汾，三个孩子是取“太行山”、“太岳山”和“汾河”之意。十几年后，成了朱元璋近臣的梁弘岳通过查询当年移民户口簿册，找到同村的人，知道爹娘先到山东东昌府，后在临清州靠种地为生，几年后又移民到了利津。后来，查利津户口簿册却没有找到他们，再设法问同村老乡，老乡说，当年去利津时，一些人半路逃跑，被官兵杀了不少，可能他们也被杀害了。

想到这里，梁弘岳脸上现出一丝悲戚的神色，说道：“这位老乡，我也是山西洪洞县人，姓……梁……”“大人，草民姓李，叫李水田。”男人说。



“李水田？”梁弘岳的伤腿突然疼了起来，他仔细看了一眼这位自称李水田的人，没再继续说下去。让梁弘岳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千方百计在寻找亲人，而眼前站立的这个男人，竟然就是他的亲哥哥李太行。当年哥哥九岁，自己七岁，近二十年过去了，岁月沧桑，难免相逢不相识。

人生就是这么无奈。错过了亲人，今生还能再见吗？

梁弘岳转脸对盐店老板说：“盐老板，你起来吧。不过，都说盐商是天下第一买卖家，既然大过年的这些难民来到你的门口，也算有缘，你帮他们一家各三两银子吧，他们也好请财神爷保佑你。”

这李水田也是聪明人，一听这话，摆手示意，十几口子人纷纷跪下：“祝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盐老板无奈，并不情愿地回到店里，取出九两银子，给了这些人。

梁弘岳谢了盐老板，对李水田等人说：“各位老乡，今天晚上你们就到我府上住下，咱们明天再做打算。”然后，回头对趴在地上的官兵说：“你们也起来，把这些移民老乡的铺盖背上，把他们送到府上去。”

官兵们不敢怠慢，爬起来，将难民们的脏铺盖、烂行李背在身上，跟着轿子向前走去。前面一顶官轿，后面是疲惫的难民，再后面是背着破行李的官兵，路上行人纷纷驻足观看，这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啊。

官轿稳稳地停在了梁府大门外的牌楼跟前，常栓掀起轿帘，帮着梁弘岳从轿里挪了下来。管家提着灯笼慌慌张张地从府中跑出迎接主人，却看到主人一瘸一拐，后边跟着各色人等，随之惊呆了：“大人，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第二章 力主移民

梁弘岳忍着痛，吩咐道：“先别管我的腿，把这些乡亲安置到厢房里去。”管家道：“主子，您就放心吧。”梁弘岳看了一眼跟来的官兵，说你们回去吧，官兵们纷纷下跪，喊道：“谢梁大人不惩之恩！”梁弘岳转身向院外走去。

对面，手执宫灯的两个丫环在前，袁紫雪与铁莹一起向门口走来。管家说道：“夫人，梁大人被弓箭射伤了。”

虽然是三寸金莲，可因为着急，袁紫雪摇摇晃晃，疾步行来。待来到跟前，袁紫雪两手轻轻抱拳，重叠在胸右下侧上下移动，略略鞠躬，行了个万福，然后着急地问：“夫君，你被射伤了？快让妾身看看，要紧不要紧？”

艰难前行的梁弘岳也向朦胧灯光下端庄娴雅的夫人作一个揖，说道：“夫人，我没事，你不要过于挂怀。”

铁莹脸现担心之色：“大人，快回屋，我着人叫郎中来给您瞧瞧。”

梁弘岳一愣：“铁莹，你怎么来了？”

铁莹佯装生气：“哼，你梁大人一走就是两个月，我哥让我来陪陪姐姐和小子瑜啊。”

梁弘岳道：“那就有劳你了。”见李水田等人还站在后面，便示意他们过来。等他们走上前来，梁弘岳说：“来，你们见过夫人。”

李水田等人纷纷跪下：“草民给夫人请安。”

袁紫雪便让他们起身。梁弘岳对夫人介绍说：“这些人都是咱的山西老乡，从洪洞辗转移民山东，十几年备尝艰辛，这回山东遭了灾，流落到京城，来到咱家就是缘分，还望夫人善待乡亲们啊。”

“夫君怎么这样说话，好像妾身过去慢待过乡亲似的。”袁紫雪笑容可掬，